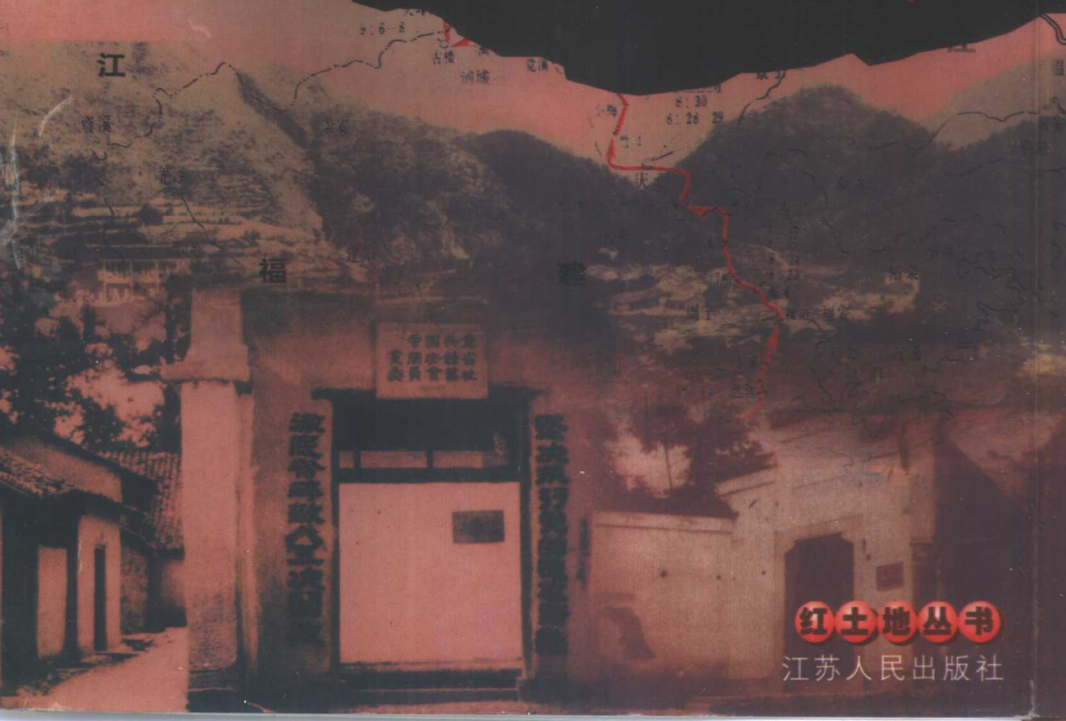


血 红 军 团

熊 敏 主 编



——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实



红土地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红土地丛书

血红 军团

——
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实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熊敏

副主编 汤静涛

书 名 血红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实
主 编 熊 敏 汤静涛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43—5/K·327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偏师挥戈,拉开长征序幕

- 博古召见,寻淮洲瑞金受命…………… (1)
- 毛泽东宣言:北上,为了抗日…………… (15)
- 粟裕困惑:红七军团难以完成的使命…………… (23)

第二章 福州,第二座被攻打的省会城市

- “东线行动”:罗炳辉护送“北伐”之师过闽江…………… (34)
- 深夜,军委一道紧急电令:打下福州…………… (42)
- 八百伤兵,刘英面临的棘手难题…………… (47)

第三章 瑞金、南京,殊不知有块闽东苏区

- 一封电报,中央方晓叶飞其人…………… (50)
- 寻淮洲说,闽东可以搞一个独立师…………… (59)
- 照葫芦画瓢,“叶龙”扰腾闽江…………… (66)
- “南阳事件”发生,叶飞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77)
- 针锋相对,叶飞智胜陈仪…………… (83)

第四章 五千兵马长驱直入,震惊南昌行营

- 红七军团数番周折,最终未能会上黄道…………… (88)
- 乐寻两帅争议:中央电令执行与否…………… (97)
- 屡战屡败,王耀武叹息不敌寻淮洲…………… (106)
- 粟裕感叹:机遇再一次失之交臂…………… (114)

第五章 辗转几千里,常胜军团回到“娘家”

- 会师重溪,方志敏喜忧参半…………… (118)
- 逃避批斗,曾洪易擅回葛源…………… (130)
- 蒙冤遭贬,寻淮洲忍辱负重…………… (142)
- 项英急电,方志纯不能砍头…………… (154)

第六章 谭家桥之役,先遣队的“滑铁卢”

- 方志敏挥泪告别七年的根据地…………… (174)
- 恶战谭家桥,寻淮洲死不瞑目…………… (179)
- 刘畴西决策失误,先遣队陷入重围…………… (184)
- 冰冻怀玉山,方、刘、王三帅被俘…………… (189)
- 狱中著雄文,方志敏坚贞不屈…………… (191)
- 三十年后,烈士的忠魂终于安息…………… (199)

第七章 旌旗不倒,红透江南半壁

- 中央电令:粟刘挂帅,另建挺进师…………… (202)

蒋介石惊恐:五百之众扰腾浙西南·····	(210)
二百四十天,罗卓英血洗赤区·····	(217)
五百敌五万,粟刘旌旗不倒·····	(227)
一场失误,给粟裕留下深深的伤害·····	(236)
狭缝中走出四分之一的新四军·····	(239)

后 记·····	(246)
----------	-------

第一章 偏师挥戈,拉开长征序幕

博古召见,寻淮洲瑞金受命

1934年7月初,夜幕笼罩,战马嘶鸣。

在福建连城通往江西瑞金的山间小道上,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手持火把,正在匆匆地行进着。

队伍急速前移,火光随风摇曳,黑暗中宛如一条飞舞的火龙。

这支队伍就是连日来正在闽西同敌鏖战的红军第七军团。几小时前,他们突然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十万火急电令:立即脱离战斗,火速赶回瑞金。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年轻的一个军团,它的组建源于1933年9月的黎川之战。

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点。

蒋介石为“铲除”中央苏区,第一步棋便是要夺下黎川县城。为此,他派出了陈诚的三个精锐师——北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推进。

大敌当前,要不要守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等

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未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兵临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却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师赶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肖劲光麾下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员。

肖劲光是一位有着多年战斗经验和丰富阅历的将领。他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很快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眼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知道惟一的选择便是撤离。

不日,肖劲光在无法“死守”的情况下,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肖劲光这迫不得已的一退,却被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斥责为“不战而弃”,“仓皇撤退”,“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

而《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不过,斥责归斥责,曝光归曝光,在七十人抵挡三个师的严峻事实面前,若要“问罪”肖劲光,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肖劲光被召回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

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师就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师长周建屏;二十师为闽北红军,师长黄立贵;二十一师是建黎太警备区的红军,师长由肖劲光兼任。

红七军团组建后所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钳制金溪方面的敌人,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黎川外围据点浒湾。

浒湾位于抚州东南,驻有敌军主力两个团,周围集结有敌军十几个师,而红七军团这时只有第二十一师在江西,兵力总共只有两千余人,还不到敌人的两个团。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攻取浒湾,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是中革军委的命令,不打不行。

11月10日上午,红七军团被迫向浒湾发起攻击。敌人获悉浒湾被攻,急令金溪之第四师沿金抚公路出援。红七军团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然而,中革军委仍要他们坚持到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再向敌人发起总攻。

战斗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坚持到了第三天,部队已减员过半,而敌人却增派了飞机和装甲车助战,结果,阵地被突破了。

浒湾一战,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又吃了一个败仗。

黎川失守,浒湾失利,接连两次“败绩”,肖劲光终被“左”倾中央领导者找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借口。

1934年1月4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

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浒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众为自己辩护：“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现在为何又以黎川失守为题呢？”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得住？况且，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原告插问道。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即使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又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武装的敌人……”

肖劲光理正词严，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丢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了三百余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这三百余名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我部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时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最后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肖劲光被判刑,红七军团领导人也随之作了变更。寻淮洲继续任军团长,乐少华接任政委,同时调来的还有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

改组后的红七军团基本上处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在寻淮洲的率领下,经过实战的锻炼,很快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游击战、运动战的劲旅。不过,由于连续作战的消耗,部队在此次接到“回师”命令时,全军团只剩下四千余人。

四千人的队伍星夜兼程,杂乱的脚步声踏破了黑夜的寂静,但却干扰不了军团首长的忧虑与沉思。

几个月前,蒋介石鉴于连续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特地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为他出谋划策,发誓要消灭红军,踏平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和他的顾问认为,国民党军过去历次“围剿”之所以屡遭挫败,并非兵寡力弱、装备低劣,而在于“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法不当和军事指挥不得宜。有鉴于此,蒋介石特在南昌行营召集五省驻军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战术,即采取“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注重机动”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实行以守为攻,稳扎稳打;以实击虚,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纵深配备,薄守厚援;对峙则守,层层巩固;得隙则攻,节节进逼等战术原则。

为使部队适应苏区山地作战需要,蒋介石还将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或三团的部队改编为每师直辖三团,团以下各级加以充实,达到轻便灵活,利于指挥,保持战斗能力。团级以上单位,增加侦察队编制,以刺探消息,灵敏耳目,并扩大运输队编制,充实输送能力,保证部队给养。

蒋介石为了贯彻其新的战略战术,同时也为了消除官兵中

因第一至四次“围剿”失败而产生的惧怕红军的颓丧心理，树立所谓“剿匪”必胜信念，还聘请了一批德、意、美高级军事顾问，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轮训驻赣部队少尉以上军官。训练时，编印数种“剿匪”教材，发给每个受训者。蒋介石还亲自上课，宣扬其“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之论调。德、意、美军事顾问和教官则讲授“剿共”军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达到所谓增强体力，完善技能，提高战斗力之目的。

在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调集了五十万兵力，一百余架飞机，从东南西北四面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共内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被完全排斥，“左”倾领导人完全控制了中央各部门。

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把持下，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以堡垒对堡垒”等一整套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

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次反“围剿”战争，是“国民党政权同红色政权的决战”，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主观主义地轻视敌人，错误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运动战，主张阵地战。致使几个月间，红军损失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苏区周围，国民党重兵压境，并不断地向苏区中心步步进逼，军事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

“局势险恶若此，该不会是瑞金方面有什么闪失，调我们去

增援吧？”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悄悄地向走在一起的参谋长粟裕问道。

“大概还不至于。”一向对情况判断很准的粟裕回答说。

不过，粟裕内心明白，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无辜群众惨遭杀戮，红都瑞金虽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整个战场的情况却是十分险恶了。特别是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林彪、寻淮洲、罗炳辉分别率领的红一、七、九军团，在福建建宁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二路军六个师拼杀一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敌刘和鼎部的第九纵队四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敌南路军陈济棠部占领会昌筠门岭要塞。红军连连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照这样发展下去，瑞金的闪失，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一路上，军团几位主要负责人各有各的猜测与困惑：“回师瑞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在他们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是日晚，军团的领导意外地受到了中革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那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接见。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过情报工作，并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

格奈尔。次年春,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 年毕业后,受派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李德动身来华时,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他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到中国东北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上海,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联系上了,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并与中共临时中央有了联系。

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识。他请求李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军事顾问。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博古和张闻天又提出要李德同行前往,以军事顾问身份到中央苏区工作。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电告莫斯科,并得到了批准。

不过,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李德本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然而,他一到瑞金,便在博古、洛甫的极力推崇下,总揽“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几项大权,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这也难怪,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要独揽大权,只好仰仗这位“洋顾问”了。这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独断专行。

担任过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像这样的人,平时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拿红军指战员的生

命当儿戏，动辄逮捕、枪毙。一些红军指挥官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肯接，更别说见面了。

可这次，李德的表现却异乎寻常。红七军团一到，军团首长风尘未洗，便被集体召到“独立房子”的会议室里。

“独立房子”位于下肖中央局对面的田段中，两间一厅，约一百多平方米，这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灯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扩大会正在此进行。博古很推崇洋顾问，军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常常搬到李德住地来开。

党中央及中革军委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红七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

李德是一位“图上指挥家”。说话时总喜欢借用地图勾勾画画，指指点点。

这次也不例外。会议一开始，李德便手持指挥棒，在选好的一幅地图前站定，先就目前的苏区局势及军委的战略意图作了一番简要介绍。他说，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及军委经研究决定，派遣两支部队向外出击：一支是红军第六军团，由肖克、任弼时同志率领，从湘赣边出发向西挺进，打到湘贵边与贺龙同志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师；一支是红军第七军团，由寻淮洲、乐少华同志率领，从瑞金出发，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到皖南，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第十军会师。

顿了顿，李德习惯地举起手中的指挥棒，在闽、浙、皖、赣几省的地界上画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停在图上标示的皖南地区，重重地敲了几下，然后侧身望着寻淮洲等军团负责人，嗓音略有提高地说道：“这次召你们来，任务有两个：第一，皖南几个县的群众正在举行武装暴动，需要你们火速赶往支援；第二，现

在的形势,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小日本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吞并了东三省,侵占了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在准备进攻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他们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对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步骤不仅是侵入华南的第一着,而且是以后直接武力干涉中国苏维埃的准备。”

李德愈说愈激愤,语调也逐渐高亢起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次,军委决定,指派你们红七军团立即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闽浙几省北上,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军团原职务不变,一个半月之内,必须赶到皖南!”随着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有力地向下一挥,李德结束了他的讲话。

接着,博古代表中央及中革军委就红七军团的作战任务及行动计划等具体事项作了进一步的传达和交代。

博古时年二十七岁,年轻、俊秀,身材修长,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看起来颇有点温文尔雅的样子。他说:

“对于这次行动,党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派你们到蒋介石的腹心地区去行动,任务是艰巨的,但你们必须努力做到:

“第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

“第二,最高度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第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

“第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

到其后方去。

“对于这次行动的预定计划，军委考虑：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七军团于7日晚由瑞金出动，约12日到达连城之北，在该地域相机协同红二十四师突击连城之敌。在向永安东南前进中，应相机消灭敌人第八十师及第三师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应与独九团取得联络，然后经九溪之东，约于25日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并即侦察北渡。

“第二步是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当经过古田、屏南、寿宁时，应与福宁各属及政和游击队取得联络，并应巩固这一地区，尽可能与我闽北的部队特别是建瓯河西之五十八团设法取得联络。在到达浙境后，应与我红十军保持经常的联络，8月中旬，七军团应抵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同时应派出别动队在广大的地段上破坏敌人的铁路，并在有利的条件下，七军团得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

“第三步是要在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你们的行动得依情况的变化由军委的电令决定之；如联络中断时，则应独立机断地行动。”

稍顿，博古又接着补充道：“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央已令红九军团专程由江西东进到闽中北地区护送你们，届时，希望你们与九军团保持不断的无线电联络。”

军委会上烟雾缭绕。烟客们抽的都是当地的晒烟，又辣又浓，特别是洋顾问李德叼着一只烟斗，不停地吞云吐雾，呛得周恩来等少数不吸烟的人连连咳嗽。

会议一直进行到东方发白。与会者一夜未眠，眼睛里布满着血丝。

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给红七军团发出作